

阿彩
著

凤凰错

5

逆命阴阳华发生

下册

Fenghuang
Cuo

在他们身上，我看到了对生命的渴望，看到了对明天的期盼。
正因如此，我才能日复一日地在血海等下去，
我才能对每一个明天充满期待……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阿
著

⑤ 逆命阴阳华发生
Fenghuang
Cuo

凤凰错

下册



青
島
出
版
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凤凰错. 5, 逆命阴阳华发生 / 阿彩著. — 青岛 :
青岛出版社, 2018. 9

ISBN 978-7-5552-4016-7

I. ①凤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06221号

书 名 凤凰错. 5, 逆命阴阳华发生
著 者 阿 彩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郭林祥
责任校对 邓 旭
特约编辑 孙红彦
装帧设计 小 贾
照 排 孙顾芳
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印 张 34
字 数 443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016-7
定 价 65.00元(全二册)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 畅销·古代言情

目录 /上/

C O N T E N T S

● 逆命阴阳华发生

Chao

凤凰错

- 第 一 章 以生命为赌注 / 1
- 第 二 章 他来了 / 11
- 第 三 章 日后归隐云中 / 21
- 第 四 章 许你百世无忧 / 34
- 第 五 章 伤在儿身痛在娘心 / 45
- 第 六 章 青山处处埋忠骨 / 56
- 第 七 章 神令不可违 / 65
- 第 八 章 五界风云起 / 75
- 第 九 章 与你同归于尽 / 98
- 第 十 章 中州的雪少 / 115
- 第 十 一 章 灭天弩的诅咒 / 129
- 第 十 二 章 史上第一呆神兽 / 141
- 第 十 三 章 铁汉柔情雪天傲 / 153
- 第 十 四 章 神兽的骄傲 / 167
- 第 十 五 章 命运的力量 / 176
- 第 十 六 章 熟悉的陌生人 / 189
- 第 十 七 章 故人相见不相识 / 202
- 第 十 八 章 只为你而来 / 219
- 第 十 九 章 战斗由此拉开序幕 / 234
- 第 二 十 章 六月十六光明神殿 / 250



目录 [下]

C O N T E N T S

● 逆命阴阳华发生

Qing Hua
Cuo

凤凰错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二十一章 | 婚礼上的闹剧 / 269 |
| 第二十二章 | 我是你的谁 / 283 |
| 第二十三章 | 怀疑的种子 / 296 |
| 第二十四章 | 世人皆棋子 / 308 |
| 第二十五章 | 圣光神剑 / 320 |
| 第二十六章 | 这天不由你左右 / 337 |
| 第二十七章 | 再相见 / 348 |
| 第二十八章 | 女人真是麻烦 / 358 |
| 第二十九章 | 从此不相欠 / 368 |
| 第三十章 | 愿一切回到从前 / 380 |
| 第三十一章 | 骄傲又爱面子 / 400 |
| 第三十二章 | 无论多久我都等你 / 415 |
| 第三十三章 | 诛杀创始之神 / 427 |
| 第三十四章 | 天下最无情 / 439 |
| 第三十五章 | 冰言千叶总相依 / 447 |
| 第三十六章 | 为美人弃江山 / 464 |
| 第三十七章 | 逆命阴阳华发生 / 482 |
| 第三十八章 | 没有你的日子 / 496 |
| 第三十九章 | 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 / 508 |
| 第四十章 | 留下来的我们 / 519 |
| 番外 | 我命由我不由天 / 536 |



FENG HUANG CUO

第二十一章 婚礼上的闹剧

六月十六，光明神殿。

雪天傲站在庭院外，看着布置一新、喜庆热闹的光明神殿，眼里闪过一抹烦躁。今天是他与圣女执凤大婚的日子，他却迫切地想要逃离。他知道娶执凤是他的责任，他却打心底厌恶这件事情。

光明神殿的侍女走进来，看到一身银色锦衣的雪天傲独自站在庭院，顿时屏住了呼吸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忘了她们此行的目的。

天傲神王不愧为大人亲自挑中的光明神王。只是随意一站，便有一种将天地万物都踏在脚下的傲气，好似天地间只有他一人，任何人都入不了他的眼。

雪天傲早已发现有人进来了，却懒得理会，见侍女半天没有反应，冷冷地扫了侍女一眼，目光如同冬日的寒风一般冷冽，光明神殿的侍女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

在光明神殿，她们习惯了每一位主子都温和仁慈的模样，遇到雪天傲这种就算是圣光也掩不住冷漠的人，她们根本不知所措。

雪天傲本就心情不佳，见侍女这般，冰冷地命令道：“没事不要打扰我，滚！”

“天，天傲神王，时辰快到了，您的喜服……”侍女也想滚，但她们是带着任务来的。侍女双手捧着大红的喜服，战抖地呈到雪天傲的面前。

大红的颜色，就如同那天那个女子，在冰川丛林流出的鲜血，凄美、绝望。雪天傲的脑中，闪过东方宁心那双悲痛欲绝的眸子，还有血流不止的伤口，手不自觉地摸着自己的脸，心中暗想：当时她一定很痛吧？

雪天傲全身一颤，他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关心黑暗神王的死活？雪天傲懊恼至极。

侍女见雪天傲半天没有反应，大着胆子再次开口：“天——”

“没听到我的话吗？滚！”这一次，雪天傲不等她说完，便呵斥道。

“可，可礼……”侍女双脚发软，要不是心中想着执凤圣女的交代，此时怕是直接瘫倒在地了。

天傲神王好可怕，如果她们不识趣，她相信天傲神王一定会杀了她们。可是，执凤圣女的命令怎么办？清丽无双的侍女惨白着脸，双眼微红，泫然欲泣，一举一动皆惹人怜惜。可惜她们遇到的是雪天傲，哪怕受了光明传承的影响，雪天傲骨子里的冷酷与无情依旧不变。

挥手，将侍女手中的喜服抛向天空，凝气为冰，朝天空挥去，崭新的喜服瞬间化为碎片，如飞舞的蝴蝶，纷纷落下。四个侍女吓得花容失色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：“天傲神王，饶命呀！”

“滚出去，别让本王再说一次。”雪天傲极其不耐烦，一甩衣袖就朝院外走去。成婚非他所愿，这是他身为光明神王的责任，但他有权选择不穿喜服。

“天傲神王，婚服，婚服呀……”四个侍女跪在原地，大声地哭喊，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拦。

执凤一直让人关注着雪天傲的举动，雪天傲前脚一走，执凤后脚就到了。看到散落一地的红色碎片，执凤眉眼间的喜意凝固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温和却不失威严，不需要刻意装腔作势，身为圣女的执凤不怒自威。

四个侍女停止抽泣，委屈地将事情描述了一遍。执凤听到这喜服是雪天傲毁的，俏脸闪过一抹黯然，哪怕是厚厚的脂粉，也遮不住她惨白的脸色。

雪天傲这件喜服是她亲手缝制的，从不碰针线的圣女执凤，第一次拿起针线，却得到这个结果。这还不是让执凤最伤心的，执凤最伤心的是，雪天傲的心中依旧没有她。

明明答应娶她了，为什么还要伤她？眼眶泛酸，执凤连忙抬头看天，不让眼中的泪水掉下。今天是她大婚的日子，她不能哭……即使雪天傲不爱她也没有关系，雪天傲答应娶她，她便是雪天傲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以后陪在雪天傲身边的只有她。

“圣女？”侍女见执凤不言不语，呆滞不动，不安地唤了一句。

执凤回神，将眼中的酸涩掩去，朝侍女挥了挥手：“再去找一件天傲神王能穿的喜服，我去找天傲神王。”说完，提起裙摆就朝神殿正中央走去。她知道雪天傲在哪里，或者说只那个地方，才能让雪天傲停下脚步，因为那里有冰言的画像！

果不其然，当执凤来到光明神殿历任圣女的画室中，就看到雪天傲站在冰言的画像前。冰言虽然背叛了创始之神，但创始之神却没有将她的画像取下，她的画像仍旧挂在光明神殿。

此时，雪天傲就站在画像前，看着画中的冰言。画中的冰言，身穿一袭白衣，站在神殿正中，身后似有神圣的光芒，浅浅一笑，却给人一种圣洁不容侵犯的高贵感觉。

执凤知道冰言很美，很不一般，不然也不会引得千叶为她痴等一万年。但雪天傲为什么

也会盯着冰言的画像看？

就算东方宁心是冰言的转世，也不是冰言，这一点雪天傲应该很明白，他为什么还要痴痴地站在冰言的画像前？

执凤很无力，她不仅要和活着的东方宁心争，还要和死了十万年的冰言争。最让她无力的是，她还不能在雪天傲面前表现出来。

离雪天傲十余米远，执凤就停下了脚步，脸上挤出一抹温柔的笑容，柔声唤了一句：“天傲……”

雪天傲皱了皱眉，强压下心中的不耐烦，应了一声：“嗯。”

这么一个回应，让执凤信心大增。大人没有骗她，她和天傲会越来越好，总有一天，她会取代东方宁心在雪天傲心中的地位，成为那个被雪天傲捧在手心宠着的女子。到那时候，她便不需要再羡慕东方宁心了。

“天傲，吉时快到了，侍女到处都找不到你，急得快哭了，我就知道，你一定会在这里。”执凤一副“我最了解你”的样子，边说边朝他走去。

她知道，雪天傲讨厌与人碰触，雪天傲对她的容忍是十步，只要她站在离雪天傲十步远的距离，雪天傲便不会拂袖离开。

“我会准时出席，你先出去。”雪天傲看着冰言的画像，没有回头。执凤的话，让他刚刚平静下来的心，再次烦躁起来。他自认不是一个轻易动怒的人，但听到“婚礼”他就有想杀人的冲动，现在能让他冷静下来的，只有冰言圣女的这幅画像。

执凤咬了咬唇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却不得不笑：“好，你别误了吉时，今天五界之主都会来。”

“放心，我一定会准时出现，不会让婚礼出事。”雪天傲全身绷紧，一副不愿意再说的样子。

执凤虽不情愿，但不得不离去。站在玄关处，回头看了一眼冰言的画像：画中的冰言笑得神圣高贵，但在执凤看来，这笑容却是嘲讽，嘲讽她不自量力……

光明神殿的神王与圣女大婚，别说收到了请柬，就是没收到请柬，不少人也会不请自来。能收到光明神殿邀请的人，大多出身不凡，至少也得是天神以上的实力，才有资格踏入光明神殿的主殿。不请自来的人也不弱，比如战神宫宫主无涯、魔宗宗主秦羿风、开罗城城主君无量与倾似也。

这四人联袂而来，光明神殿的护卫本想拦上一拦，却被四人眼中毫不掩饰的杀气给骇住了，屁都不敢放一个，恭敬地将人引进主殿。

无涯四人，气宇轩昂，英武不凡，一出场便引得众人瞩目。能被光明神殿邀请的人，都不是什么无名之辈，他们不是一宗之主，就是隐世高手。虽然那些隐世高手不将四人放在眼中，但是在五界混的宗派和大家族，却不敢对这四人敬。

“见过无涯宫主。”

“见过宗主大人。”

“无量太子……”

“倾城主！”

当这四人同时踏入主殿时，有不少人前来见礼，一时间竟将这四人给团团围住了。

婚礼还未开始，就已热闹非凡，熟悉的人纷纷聚在一起闲聊。无涯四人却阴沉着脸，面对众人殷勤的问候，别说回应了，连个笑脸都没有。前来行礼的人面面相觑，一时想不明白自己哪里得罪了这四人，后面的人见状也不敢上前，老实地站在一旁。

与光明神殿的喜庆相反，无涯几人周围安静得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到，围着无涯几人的宗主们退也不是、进也不是，一时间好不尴尬。

无涯四人却不管不顾，径直往前走着，身上的冷意让四周的人自动退避。受这四人的低气压影响，四人所到之处皆是鸦雀无声。异界的精灵族与人族看到气场十足的倾似也和君无量，说不出是羡慕还是嫉妒。

这两人明明一无所有，却让众多高手忌惮。他们明明大权在握，在真正的高手面前，却连个下人都不如，唉……

他们的哀怨，君无量和倾似也没有听到，就算听到了也不会放在心上。各人有各人的命，那些人既然选择了做走狗，就要有做狗的觉悟。

四人一路行至主位，看着面前大红的喜烛，不约而同地将手放在了剑柄上，无涯更是忍不住大骂：“浑蛋雪天傲，这么大张旗鼓地娶别的女人，你将东方宁心置于何地？”

全场的人脸色一变，上百双眼睛齐齐地盯着这四人：这是要砸光明神殿的场子？胆子可真大！

果然没让众人失望，无涯拔剑了，场中的人眼前一亮，纷纷在心中呐喊：“砸，快砸！”

秦羿风却在这时开口了：“无涯，少安毋躁，我们等神魔来了再说，神魔叫我们不要轻举妄动，肯定是有所准备。”

“可我看着碍眼。”无涯的战神令在手心跳跃着，可见此时的无涯有多么愤怒。

“的确，这片红太让人讨厌，以后我成婚绝不用红色。”君无量掸了掸衣袖上不存在的灰尘，动作慢条斯理，却隐含杀机。

咣当一声，最沉不住气的倾似也，大力拉开主位上的椅子，一屁股坐了下去：“坐，咱们等，等那个负心薄幸的雪天傲出来再说。要不是神魔提前告诉我，我早就杀上光明神殿了。浑蛋雪天傲，居然敢负宁心娶执凤，是嫌活得太长了吧？”

秦羿风虽然同样愤怒，但是听到倾似也的话，还是替雪天傲出头道：“倾似也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们认识天傲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天傲的为人，我们比谁都清楚，他是不

可能背弃宁心而娶那个圣女的。宁心对于天傲来说，比性命还重要，天傲弃宁心一次就后悔至今，他又怎么舍得让宁心再次难过。”

“哼，说得好听，雪天傲能弃宁心一次，当然也会弃她第二次。事实摆在面前，你再替雪天傲说话也没有用。我真是为宁心不值，一大堆好男人等着她挑，她怎么就看上雪天傲这个浑蛋了。”无涯气呼呼地拉开椅子，一屁股坐下，将辟邪剑抱在怀中，一副生人勿近的冷傲模样。

宁心和雪天傲最初的那些事情，君无量和倾似也不知道，无涯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
“当初，天傲是有苦衷的。”秦羿风说这话时明显底气不足。当初雪天傲就是为了救他，才牺牲了宁心。但当时的情况，除了牺牲宁心别无选择，雪天傲要救宁心，就得跟着一起死。

无涯没好气地白了一眼秦羿风，阴阳怪气道：“是哦，雪天傲有天大的苦衷，我们都知道他不得已。但你以为一句有苦衷，就可以抹杀你们害死宁心的事实吗？要不是宁心命大，她还能有今天吗？”

“雪天傲当日有苦衷、不得已，今天又有什么苦衷，让他非娶执凤不可？秦羿风，是兄弟就别再为雪天傲说话了，今天这事雪天傲做得太过分了，无论他有什么苦衷，都不该这样。他在这里大张旗鼓地娶圣女，置宁心和雪少于何地？苦衷？狗屁苦衷！他今天就是有天大的苦衷，我也不会放过他！”

啪！无涯将手中的辟邪剑重重地拍在桌上，桌上的杯盏震动起来。全场众人的心也跟着颤，他们看着霸气十足的无涯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他们总算明白了，这四人是为东方宁心讨公道来的。

战神宫宫主什么时候这么强势了？不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——这四人明显来者不善，光明神殿的人怎么还不出来？

众人齐齐看向殿外那些站得笔直的侍卫，却发现他们就像什么也没看到似的，如同木桩一样站在殿外，直视前方。

明显，光明神殿的人不会对无涯四人出手。

无涯四人如同煞星一般，高坐首位，让大殿中的人都不敢吱声，一个个闷头喝酒，心中暗想，今天这婚礼真是热闹，也不知道等会儿打起来会怎样？

在场的人不敢轻易招惹无涯四人，并不表示刚入场的人不敢。按不成文的规矩，先到场的都是实力相对较弱的人，晚到的人物，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。他们自恃实力强悍，绝对不会早早到场，他们习惯等所有人到场后再踩着点进来，享受众人的恭敬与膜拜。

比如，五界之主现在就一个都没到，而无涯四人算是来得晚的，比他们更晚的，就说明实力不能小觑。

这不，光明神殿的侍卫就高喊道：“渊明老祖到！阙明老祖到！恃明老祖到！”

一般被称为“老祖”的人物，其实力都在天神之上神王以下，一般的天神不是他们的对手。除了个人实力不可小觑，他们的势力也不容小觑。能被称为“老祖”的人，手下至少有十个天神供他们差遣。

这样的人物，也只会五界之主面前恭敬些，在其他人人面前都是傲慢得要死，自认凌驾于众生之上，众人如果没有对他们顶礼膜拜，就是不将他们看在眼里。

“渊明老祖请！”

“不不，阙明老祖先请。”

“还是特明老祖先吧。”

三位老祖联袂而来，在门口相让半天，最终谁也不肯落在后面，便一同走了进来。这样的场合，要是走在别人后面，就显得自己弱了。他们不像五界之主那般高高在上，可以无视这些虚名，像他们这种不上不下的人物，更在意虚名。

三人整了整衣襟，挺了挺身子，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。在场的人早就听到了名号，但当这三人走进来时，还是有不少人被震慑住了。有几个气场弱的当即站起来想去行礼，却被身边的人拉住了，指了指无涯几人的方向：“不想活了吗？没看到那几个在，你上前一步，说不定就要血溅大殿了。”

有起身打算的人，听到这话悄悄往首位上一看，老实地坐了回去。那些用眼神膜拜三位老祖的人也含蓄了许多。大多都低头看着手中的杯子，假装认真地研究着杯子上的花纹。

三位老祖走进来，脸上已经摆出威严却不失风度的笑容，正准备享受众人的讨好与奉承，却不料一路无声，别说讨好了，就是膜拜的眼神也没有几个。

气氛异常尴尬，三位老祖隐隐不安，难道他们来晚了，有更强大的人物到了？

这不可能呀，他们的徒子徒孙一直在外面等着，他们可以肯定五界之主一个没到。

三位老祖内心波涛汹涌，表面上却不动声色，稳步向前走着。以他们的身份，他们的座位仅次于主位。抬头望去，发现主位上坐着四个人。这四人背对着他们，看不出是谁，三位老祖见对方坐在主位，下意识地以为他们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对着四人的背影恭敬地行了个大礼：“渊明、阙明、特明见过四位大人，不知四位大人——”

“滚，别吵我。”无涯故意挑衅，准备跟三位老祖打一场，最好能破坏婚礼。

“是，是，是。”三位老祖全身一颤，赶紧退至角落里。

挑衅失败，无涯一脸不解地看了看秦羿风、君无量和倾似也：“这世界怎么了？连这种老祖级别的人物都对我卑躬屈膝？难道我们又错过了什么？”

秦羿风三人无语了，他们显然知道原因：“他们不是怕你，而是怕你坐的位置。他们要是知道你是谁，肯定会气得出手杀了你。”

“是吗？我倒要试试。”无涯抓起剑就要起身。秦羿风脸色一变，及时摀住无涯：“无涯，别闹事。神魔说了，一切他都安排好了，我们等他来了再说。雪天傲娶执凤这么大的

事，宁心到现在都没露面，就说明这事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你先别闹了，那三个人我们打不过。”

无涯双眼一瞪：不闹？凭什么不闹？不闹事，他怎么破坏婚礼？

无涯不顾场合，拍桌而起，怒吼：“秦羿风，到这个时候你还替雪天傲说话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什么叫宁心没有出现？没说什么？这样的情况，你让宁心怎么出现呀？雪天傲去娶别的女人，宁心来这里干吗？来这里大方地祝雪天傲与执凤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？还是以弃妇的形象，来这里大哭大闹博取同情？你觉得，宁心会做这样的事吗？”

无涯的话音刚落，窝在角落的三个老祖腾地站了起来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用杀人的眼神看向无涯四人所在的地方：“混账小儿，你们是何人？”

几个无名小辈，居然大咧咧地坐在首位，还受他们的礼，简直是找死。

“羿风，来不及了。”无涯轻轻地拨开秦羿风的手，双手抱剑，转身看向三位老祖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渊明老祖第一个跳了出来，看到一张年轻而陌生的脸，那叫一个气呀。

三位老祖隐世而居，他们眼中除了五界之主再也没有其他人，就算无涯几人最近名声大噪，依旧没入他们的眼。

“你又是什么人？”无涯很拽地顶了回去。

“你，你，你……无知小儿，谁给了你胆子，这么和我说话？”三位老祖眼中闪着怒火，瞪着无涯，恨不得把他给吃了。

他们今天的脸丢大了！

“哈哈……”无涯大笑一阵，“不就是三个老东西吗？和你们说话是看得起你们！”

“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杂碎，你们活腻了吗？”渊明老祖一拍桌子，杀气十足地看向无涯。

高手的气势震惊全场，众人纷纷噤声，朝里缩去。光明神殿侍卫在外猛擦冷汗，想要进来维持秩序，但想到这几人炸了光明神殿的威风，又不敢进来。

“活腻了？谁活腻了还不好说。”无涯抽出辟邪剑，双眼闪着精光，丝毫不将三位老祖的杀气放在眼中，身上的气势与三位老祖不相上下。

秦羿风和君无量、倾似也一看这个情况，也站了起来，给无涯助威。

七人，隔着两张桌子，无声地交锋，真气在半空剧烈波动。

嗡嗡嗡……大殿的桌子不停地颤抖，喜烛上的火苗被吹得左右摇摆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要熄了。

无涯四人和三位老祖脸色都不怎么好看，额头上都冒出了汗珠。交战中，三位老祖用眼神询问四周的人，这四人是什么身份？

看戏的人见状，纷纷避开三位老祖的眼神，假装什么也没有看到。

三位老祖一看这个情况，眉头紧皱，在场的人宁可驳了他们三人的面子，也不敢得罪这四个少年，这四人到底是谁？难道他们有和五界之主相提并论的实力？

但不对呀，他们只出了五成的力量，就完全将对方压制下来。如果不是考虑到今天是光明神王与圣女大婚的日子，他们早就下杀手了。

事实上，三位老祖不知，在场的人不是不敢得罪这四个人，而是不敢得罪雪天傲和东方宁心。消息稍微灵通一点的人都知道，这四人是雪天傲和东方宁心的兄弟。东方宁心和雪天傲这两个人极其护短，根本不讲理，得罪无涯四人就等于得罪东方宁心和雪天傲。

东方宁心与雪天傲是什么身份？那是光明神殿与黑暗神殿的神王，而且他们与魔界、龙族的交情极好，甚至人界新任主人李漠远，和东方宁心、雪天傲之间也是亦敌亦友。

得罪这四人，就等于得罪了五界。三位老祖只能自求多福了。

大殿的气氛瞬间诡异起来，三位老祖站在那里莫名地不安，不知是要继续与这四人对峙，还是坐下去呢？

坐下去，他们丢不起这个人；继续对峙，又怕得罪了大人物而不自知。三人面面相觑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想退？做梦吧。”无涯在心中冷哼，就在三位老祖犹豫不决时，无涯抽出辟邪剑，自报家门，“老东西，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？听着，我就是战神宫宫主君无涯。”

“什么？战神宫，也敢在我等面前大呼小叫。”三位老祖一听，顿时安心了，“战神宫是天下第一宫不假，但别人怕你，我可不怕。”

三位老祖恼羞成怒，不顾身份同时出手击向无涯，准备一击将无涯杀了。

“三打一？什么狗屁老祖，你无涯爷爷连光明神殿都敢炸，还怕你不成。”无涯将倾似也与君无量往后一带，右手一扬。

“住手！”光明神殿的侍卫发现里面的气氛不对，冲了进来，可是来不及了。

“战神令！”一块赤红的令牌，从无涯的手心飞出，半空中出现一个血红色的“战”字。

“战”字光芒所扫之处，众人皆无法动弹，明明坐在大殿上，却有一种置身沙场面对千军万马的感觉。

“战神令？”居然是失传已久的战神令！三位老祖脸色大变，改攻为守。

他们倒是不怕战神令，战神令虽强却要不了他们的命。他们怕的是为了抵御战神令，他们必须得出杀招，而杀招一出，光明大殿还能完好如初吗？

毁了大殿，光明神殿的人会放过他们吗？

“战神令已出，有本事你们别还手，任战神令将你们榨干。”无涯得意地大笑，正好借这三个老东西的手，把光明神殿给毁了。

“战神，杀！”金戈铁马，杀气腾腾。此时三位老祖就是不想打也必须打了，除非他们

不想活了。

“破！”匆忙间，三位老祖实在想不出好办法，三人联手，各出三成力量，试图挡下战神令的攻击。

无涯早有防备，在三人反击时，朝战神令命令道：“战神，攻城。”

战神令在半空中飞速地旋转起来，火红色的光芒朝三人飞去。

“该死！”老祖们瞳孔放大，双手紧握成拳，轰的一声，朝战神令击去。

两股力量在半空中交锋，发出一声巨响，整个神殿都为之震颤，前一秒还热闹喜庆的大殿，瞬间变得满目疮痍。

众人争先恐后地往外冲，不是担心受伤，而是担心被无涯和渊明老祖七人牵连。

“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，大殿被毁，婚礼怎么办呀？”侍卫急得团团转，他们一直认为，会毁大殿的只有东方宁心，没想到却是三位老祖把大殿给毁了。

“快去禀报神王和圣女殿下。渊明老祖三人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毁我光明神殿。”大殿外的护卫飞快地朝执凤与雪天傲所在的方向飞去。

“轰隆隆……”在三位老祖与战神令的威力下，大殿瞬间变成废墟，别说举行婚礼了，就是坐人都难。

无涯满意地扬起一抹笑容，创始之神，光明神殿我敢炸一次，就敢炸第二次。

“君无涯，你该死！”三位老祖白着脸立在大殿正中，愤怒地咆哮。

大殿被毁，这婚礼怎么办？他们可担不起“破坏光明神殿神王与圣女大婚”的罪名。

“哈哈……”无涯得意地大笑，“我该死什么呀，大殿是你毁的，我的战神令可是没有发出一点攻击。三位老祖，我等着你们跟光明神殿的人解释，要知道破坏圣女大婚可不是小事。”

无涯说完，四人就朝殿外飞去。

“我杀了你们！”三位老祖紧紧追了出去，显然不打算放过四人。

眼看就要追上，秦羿风丢出一团血雾，将三人挡住，待到三人解决了血雾冲出来，光明神殿的神卫队已在执凤的带领下冲了过来。

执凤身穿大红的嫁衣，脸上却没有半点笑意，看着变成废墟的大殿，执凤气得直咬牙，问道：“什么人，胆敢毁我神殿？”

执凤的声音一出，前来观礼的人皆闭上嘴，没有人敢发出一点声响。执凤圣女亲自出来，可想而知她有多在意今天的婚礼。

能被光明神殿邀请的，都是颇有权势的人物，见无人回答，执凤也不好朝众人发火。眼神一扫，没发现东方宁心的身影，却看到无涯四人。

“是你们？”执凤手一扬，神卫队就将无涯四人团团包围。

“执凤圣女可有证据？”无涯从容不迫地问道。

执凤皱了皱眉，问身边的侍卫，侍卫将刚刚发生的事情详细地讲述了一遍，重点说明是三位老祖先出的手，神殿也毁在三位老祖的联手攻击下。当然，无涯的战神令功不可没。

“执凤侄女，误会，误会，如果不是这几个小子生事，我们三人也不会与他们大打出手，这四人实在是狂妄至极。”三位老祖万分尴尬地走了出来，一脸歉意地对执凤说道。

执凤深深地吸了口气，不停地告诉自己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今天是她和雪天傲大婚的日子，她盼了多久才盼到的。东方宁心没脸出面，无涯四人是见不得她好，别和这群手下败将计较。

执凤朝三位老祖和气地一笑：“没关系，执凤知道三位老祖定不是有心的。某人输不起，以为用这样的手段就可以阻止婚礼，却不知今天的婚礼乃天傲神王亲口允下的，别说派几个跳梁小丑来这里闹事，就是某人亲自到场，也不会让天傲神王改变心意。”

“无耻的女人，抢了别人的丈夫还如此理直气壮，你就这么急着自荐枕席吗？”无涯大骂，手放在剑柄上。

神卫队严阵以待，虎视眈眈地看着无涯，只要无涯一动手，他们就会冲上前。

“无涯，再等等。”秦羿风和君无量连忙拦住无涯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雪天傲都没有出现，可见今天的婚礼并不是雪天傲的本意。

无涯也想到了这一点，咬了咬牙，退了下来。

执凤看到无涯四人吃瘪，笑得越发从容，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看着无涯四人：“不管你们怎么说，笑到最后的是我。今天过后，世人皆知雪天傲的妻子是我执凤。”

执凤轻轻击掌，从容下令：“来人，在大殿外摆好桌椅，请各位大人入座。今天，谁也无法阻止婚礼的进行，我执凤今天嫁定雪天傲了！”

“是！”光明神殿众人行动起来，但就在这时，一道清亮的声音从天边传来：“没想到，执凤圣女这么恨嫁。”

众人抬头望去，只见一道火红的身影从天而降……

“东方宁心？”执凤看着从天边飞落下来的人，不敢相信地揉了揉眼睛。她明明下了命令，不让东方宁心进入光明神殿，东方宁心是怎么进来的？

“很高兴见到你，执凤圣女。”东方宁心身穿红衣，手抱古琴，脚步轻盈，姿态优雅，缓步朝众人走来。

脸上淡然的笑和雍容的气度，完全看不出一个“弃妇”该有的样子，让全场的人怀疑：到底是雪天傲抛弃了东方宁心，还是东方宁心不要雪天傲了？

“东方宁心，我一点也不高兴在今天见到你，尤其是见到你光彩照人、艳光四射，丝毫不受影响。”执凤非常想说出这句话，可是她不能。

这里是光明神殿，今天是她执凤大婚的日子，她得端起女主人的架子，让人看到圣女执凤的风采。



执凤看着东方宁心，想要大方地一笑，却怎么也笑不出来，死死地瞪着东方宁心。执凤真不明白，东方宁心怎么可以笑得如此明媚？笑得如此美丽？

东方宁心不应该是哭哭啼啼，一副被人抛弃的样子吗？她都做好了看东方宁心笑话的准备，却不料……

执凤紧紧握拳，强压下冲上前撕碎东方宁心脸上笑容的冲动。

明明她才是最大的赢家，明明今天是她和雪天傲大婚的日子，为什么东方宁心还能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光明神殿？

红衣墨发，神采飞扬，每往前一步，鲜艳的红裙，便在脚边划出一道美丽的弧度。同样是一身红衣，东方宁心潇洒大方，执凤原本该是高贵神圣的，却在东方宁心出现的一刻失了风度，整个人都变得呆板僵硬。

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东方宁心的明艳动人衬得执凤黯然失色，如果不是已知内情，在场的人都会认为今天的新娘是东方宁心，执凤才是被抛弃的那个。

这便是东方宁心想要的效果。她的泪，只流给亲近的人看，面对敌人她是骄傲又强大的东方宁心，这天下没有什么可以难倒她，哪怕是忘情也不行！

“居然是东方宁心，她怎么会来？雪天傲娶别的女人，她来干吗？看这个样子，不像抢婚呀！”

“她这是来叫板的吗？身上的红衣虽不是嫁衣却鲜艳夺目，比执凤圣女身上的嫁衣还要夺人视线。”

“只可惜脸被毁了，不然就凭她的长相与气度，绝对是五界第一美人。看她这个样子，一点也不像是被人抛弃呀，反倒是执凤圣女……”

后面的话，在执凤杀人般的眼神下咽回去了，但是众人的议论却没有停下。两女争一男，这样的戏码永远看不腻。

一般人的感情戏，他们根本不放在眼里，但光明神王与黑暗神王的好戏，不看就可惜了。

众人的眼神在东方宁心和执凤两人的身上来回扫视——一个落落大方，一个笑容僵硬，高下立见。

这时，三位老祖也弄清了事情的始末，渊明老祖的目光在东方宁心、无涯几人身上来来回回，眼里闪过一抹杀意……

无涯四人发现了，却没心思管这三个老家伙。东方宁心一落下，无涯四人就朝她飞奔而去。

“宁心，你没事就好。”无涯第一个冲上前，这孩子总是冲动。

“宁心，你受委屈了。”秦羿风一如既往地稳重，不前不后，站在宁心的面前。

“宁心，我帮你把婚宴的大殿给砸了，你高兴吗？”倾似也气愤地挥着拳头，事实上他

刚刚只是站在一边看热闹罢了。

“宁心，别怕，有我们在呢，雪天傲欺负不了你。”君无量走在最后，脸上常年不变的笑容收了起来，取而代之的是凝重与担心。

“宁心，你的脸……该死的，谁弄的？那只小呆鼠呢？它怎么不帮你把伤口治愈？”无涯看到东方宁心脸上的伤，顿时气得大骂，其他三人亦出声询问。

他们默契地没有提雪天傲的事，就怕东方宁心伤心。面对四人关心的眼神，东方宁心里暖暖的：“别担心，我没事。”

“没事，怎么可能没事呀，雪天傲他……该死的，要不是神魔千叮万嘱咐，让我不要冲动行事，我肯定把光明神殿再炸一次。”无涯没忍住，还是把雪天傲的名字说了出来。

秦羿风、君无量和倾似也担心地看着东方宁心，生怕东方宁心失控，没想到东方宁心脸上笑容不变，甚至还出言安抚无涯：“无涯，别这样，神魔说得没错，我们今天是来恭祝光明神王与圣女大婚的，不是来闹事的。”

“宁……”这下不要说无涯了，就是秦羿风也慌了：宁心这是什么意思？她和雪天傲玩完了吗？

东方宁心不待秦羿风说完，便打断道：“羿风、无涯，我们别站在这里了，误了执凤圣女的吉时可就不好了。”

东方宁心言毕，也不管秦羿风与无涯在想什么，转头对执凤道：“执凤圣女，这可不是待客之道。我们受邀来参加光明神王与圣女的婚礼，光明神殿难道连个座位都不给我们安排吗？”

“东方宁心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”执凤站在一边，看得云里雾里，美目里满是防备与疑虑。她不信东方宁心大方到真心祝福她和雪天傲，可看东方宁心的样子，又找不出半丝异常。

“做什么？”东方宁心微微挑眉，一副不解的样子，“执凤圣女这话问得真让人不解，我能做什么？我不是受你们邀请，来参加神王与圣女大婚的吗？怎么，执凤圣女不欢迎我？既然不欢迎我，当初又何必给我发请柬？”

“你是来观礼的？贺礼呢，宁心神王？”执凤也不是吃素的，从东方宁心带来的打击中回神后，便开口反击。

只说光明神王与圣女执凤的婚礼，绝口不提雪天傲的名字。东方宁心，我就知道你是不在乎的。装吧，我看你能装到几时。

“贺礼不是在手上吗？以琴代情意，这琴就是我的贺礼，不知执凤圣女还满意吗？”东方宁心扬了扬手中的古琴。

东方宁心手中的琴，是冥特意送来的凤凰琴，她相信执凤会明白。

“这把琴？宁心神王，你有资格送吗？”这琴，是上任黑暗神王冥的命，给东方宁心